

郑光路 著

四川 旧事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人民出版社



郑光路，独立学人。致力于近现代史和巴蜀乡土文化研究近30年。长期坚持“以研究历史的学术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以文学写作的创作方式去研究历史”。作品具有材料新奇、题材重大等特色，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形成其“文史结合、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海内外人士评论，作者填补了不少相关研究领域空白。作者多部著作被中国863计划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已出版长篇作品有：《气卷神州》、《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文革高潮中的四川》、《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海外出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斗之喧嚣怪状》（海外出版）、《打工妹怪遇》、《川人大抗战》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文史作品《川人大抗战》曾引起重大反响，被国内外上百家长刊物、报纸、网络转载并予以高度评价，2006年荣获四川省文学创作最高奖项的第五届“四川文学奖”。

电子邮箱：zgl706@263.net

出版前言

四川古称“巴蜀”（包括现在的重庆市），号称“天府之国”。历朝历代都是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之地。

巴山蜀水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其中许多奇闻秘事，不但外地人不清楚，就是许多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也并不了解。巴蜀文化，已成为越来越引起中外人士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

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通过此书你将了解你以前并不知道的一些身边奇事。如果你是外国游子、异乡客人，翻开此书，你将会为这块神秘土地所吸引，渴望亲历巴山蜀水。

每个地方都有她的今天和昨天。从古至今，地方典籍、乡土野史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蕴藏着广博的历史知识。鲁迅先生曾说：“野史和杂说，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还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



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

野史杂说，因其真实性、趣味性、可读性，从古至今极受人们重视，有着正史经传决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一部纪录乡土文化的优秀地方图志，不但受本乡本土读者青睐，而且更受异乡人士欢迎。这类书籍，如陈年老酒经久越醇，极富收藏价值，足可传之子孙后代。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大省，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四川或与四川有着直接渊源，因此，不了解四川就根本说不了解中国。但岁月流逝，许多史实（尤其是正史不载的民间野史）已渐渐被遗忘、尘封甚至湮没了……

这本雅俗共赏的《四川旧事》，披露了许多并不广为人知的或几乎被淡忘了的四川历史上的奇闻秘事，极具特色。本书作者郑光路是学者型的作家。他人生经历丰富、交游甚广：从高级官员到底层民众，从文人雅士到武林豪客、僧道人士等三教九流人物……作者谙熟巴蜀文化和四川历史，收藏各种旧资料 and 文物极为丰富，所以他写的文章题材和视角都很独到、极具内涵，受到各界好评。

本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叙述了巴山蜀水的一些名胜典故、街巷园林、风土人情……如《千年古城瞬间消失》，生动再现了1933年四川叠溪大地震造成沧海桑田巨变，整个古城瞬间陷没地下……这惨烈一幕，在中外人类灾难史上是极特殊的一页，读者看后一定会感到惊心动魄。又如《峨眉山“九老洞”奇闻》，不但讲述了历史掌故，记载了1983年三个男女大学生入洞遇险被困十二天侥幸被救的经过，还披露了少为人知的洞内发生的种种离奇事件……

第二方面的内容，叙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如《南怀瑾在四川》介绍了名闻中外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九年足迹遍西川”、在四川寻觅剑仙、从军、闭关修炼等生活历程，颇具神秘色彩。又如《最后在大陆落网的国民党将军》记叙了原国民党中央大特务，抗战后重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血案”的制造者、指挥者之一的郑蕴侠，解放后在四川和贵州逃亡8年，其逃亡、潜伏、被捕和新生的真实经历充满悬念，比反特电影还离奇……

本书第三方面的内容，介绍了一些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史实或人物，具重要史料价值。如《全民围剿麻雀的旷古奇闻》，记叙了一场在荒唐年代发生的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荒唐喜剧、闹剧，今天的许多人并不了解，大打“人民战争”“围剿麻雀”的经验，居然也是四川“首创”的。本文详尽叙述了这场“打麻雀”运动的来龙去脉，对研究当代中国史无疑很有意义。又如《四川近代刑场的历史变迁》，以生动而丰富的珍贵史料，介绍了从清朝、民国的血腥刑场，到2004年文明“刑车”投入使用，展现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红岩〉作者罗广斌自杀之谜》，以独家收藏的珍贵史料，揭开了享誉海内外、影响几代人的《红岩》一书作者罗广斌惨死的经过……

本书具有三大鲜明特色：

第一，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本书几乎每篇文章都披露了许多作者苦心收藏的独家史料，足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每篇文章都“持之有故、言之有据”，文后附有注释，标明史实根据或资料来源。事实上，本书很多文章的初稿曾在《文史精华》、《文史博览》、《炎黄春秋》、《体育文化导刊》、《名人传记》等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及《党史文苑》、《党史纵览》、《党的建设》、《青年作家》等严肃刊物上发表。

第二，本书可读性极强，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本书作者主张发扬司马迁《史记》中“文史结合”的优秀传统，长期实践以大众化语言叙事，用尽可能生动的语言叙说枯燥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学术问题，避免让读者昏昏欲睡的那种“论文”式写作模式……

本书披露的“奇事”，并不仅仅是“解密”、“搜奇”，实际上大都是某种历史话题的研究。但作者这种研究，不是故作深沉、玩弄玄虚和卖弄技巧，而是像和老朋友“摆龙门阵”一样娓娓道来，令人读起来趣味无穷、欲罢不能。正像国内外一些报刊评论的那样：作者行文风格看似朴实无华，实则显示了深厚的学者风范和写作功力。

第三，本书配有珍贵老照片多幅，文图并茂，令人赏心悦目。

另外需要说明一点：重庆和四川“分家”是近年的事，而以叙述近现代史事为主要内容的本书，其“四川”所指，则都包含了重庆。

二〇〇七年五月



四川

舊事

出版前言





目 录

1

千年古城瞬间消失

海子下有一座古城镇 / 1 张县长亲历惊心动魄的大地震 / 3 叠溪城瞬间陷落 / 6 地震后的大洪水 / 10 留给后人的教训 / 14

16

峨眉山“九老洞”奇闻

峨眉古洞怪事多 / 16 惊心动魄的昆明三学生遇险 / 19 九老洞里究竟死了多少人 / 23 少为人知的凶杀案 / 26 九老洞不是自杀、冒险者的“天堂” / 28

31

妇女缠脚和近代四川反缠脚运动

病态王朝的畸形美女 / 31 四川反缠脚运动 / 34 缠脚恶俗艰难退潮 / 38

43

义和团神拳和峨眉派武术

慈禧太后和义和团 / 43 武术、巫术在巴山蜀水大普及 / 46 四川义和团对峨眉派武术的重要影响 / 48 “神拳”对四川民俗“尚巫”的影响 / 50

52

南怀瑾在四川

入川觅“剑仙” / 52 “厚黑教主”的佳话 / 53
袁焕仙和“灵岩盛会” / 56 峨眉三年“闭关”
/ 59 “回首巴山天那方” / 62

66

民国四川几大“妖人”

“剑仙”现形记 / 66 “左老师”的“剑仙训练
法” / 69 想当皇帝的“燃灯古佛” / 70
“刘神仙”的“神兵” / 73

78

四川近代“武侠”

四川武士会会长刘崇俊 / 78 “铁人”马宝 / 82
反清武士余竟成 / 84 王禹堂“争也君子” / 87
罗子舟勇跳舍身崖 / 89 李国操勇擒罗升之 / 91
宝鼎与“积健武术社” / 93

97

杨妹“九年不食”之谜

牧羊村姑成了“国宝” / 97 重庆卫生局的“检
验” / 99 全国掀起“杨妹热” / 102 “不
食”新闻热的结局 / 105 解放后关于“不食”的
余闻 / 108

111

抗战名将宋哲元大葬绵阳始末

戎马倥偬将星陨落 / 111 将军出殡举国同悲 / 115

120

最后在大陆落网的国民党将军

安乐寺换银圆被擒 / 120 险象环生逃亡路 / 124
“何安平”再变“刘正刚” / 126 深山小镇潜伏
八年终于归案 / 129 晚年新生 / 132

135

四川最后的科举

科举中的童生和秀才 / 135 老皇城中的“乡试” / 137 北较场的武举考试 / 143 科举僵尸的短暂复活 / 145

147

近代四川的“射德会”

四川“末代状元”骆成驤创办“射德会” / 147
“雕弓较射”雅趣 / 149 四川“射德会”和弓箭业的衰亡 / 152

155

1936年人吃人的四川大饥荒

大灾震惊国内外 / 155 人吃人真况实录 / 159
可怜政府赈灾 / 162 不重苍生重鬼神 / 164

168

足球运动在四川的早期传播

陶维义和广益中学球队 / 168 杨森和“九五”足球赛 / 171 民国早期的成都足球运动 / 174

178

四川刑场的历史变迁

清末的“砍脑壳” / 178 民国刑场 / 183
“注射死”和“刑车” / 186

190

四川电影的起源和发展

四川最早的电影 / 190 四川成了中国电影的“大后方” / 193

199

全民围剿麻雀的旷古奇闻

“除四害”运动的兴起 / 199 四川首创消灭麻雀“大兵团作战” / 204 全国总动员 / 207 “剿

雀大战”尴尬落幕 / 212

215

《红岩》作者罗广斌之死

富家少爷投身革命 / 215 “革命小说”《红岩》
的完成 / 218 从被批判到“奋起造反” / 220
罗广斌被绑架关押和突然惨死 / 225 围绕“自
杀”、“谋杀”的大辩论 / 231 罗广斌案留给后
人的思考 / 234

237

四川的“破四旧”运动

改街道名称和改姓名的狂潮 / 237 野蛮的抄家、
掘坟 / 241 名胜古迹遭受大破坏 / 243 “破四
旧”奇文欣赏 / 246 “破四旧”奇闻存照 / 248

250

近现代海外文化人与四川

世纪初日本友人独领风骚 / 250 中外文化交流掀
高潮 / 254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 / 257

千年古城瞬间消失

海子下有一座古城镇

从成都出发，溯岷江沿 213 国道而上，到了阿坝州茂县较场乡。导游小姐说：“这里有个神秘的湖泊，叫叠溪海子……”深山峡谷之中，海子波光闪烁，绿如碧玉。导游小姐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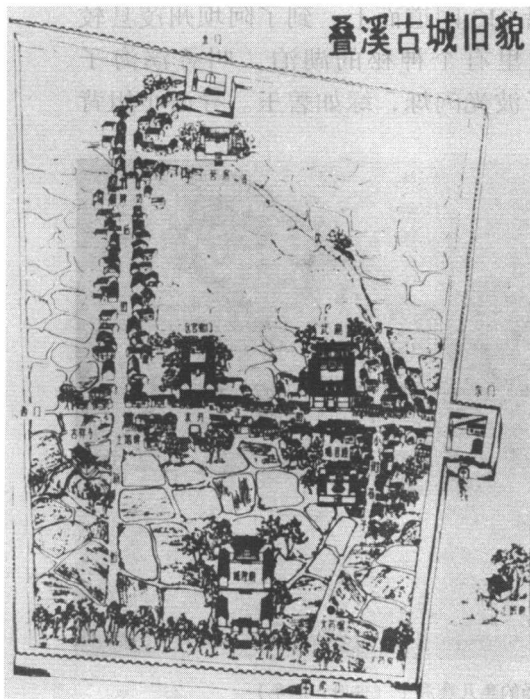


叠溪景区风景如画的鱼儿寨海子（供图：陈华）

书般朗朗介绍：“叠溪海子，长 10 余公里，最宽处达 690 多米，最深处 80 多米。海子出口是一个狭窄的石山嘴，它急流滔滔，紧连着银带一般的千里岷江……”

叠溪海子距成都 249 公里，距茂县县城 56 公里。

一个老山民“吧嗒吧嗒”地吸着叶子烟对我说：“海子下埋了一座古城呢！60 多年前热闹得很，整个古镇全是瓦房，人口又多，镇上还有戏台、寺庙、祠堂，古镇里长长的街道，人来人往……惨啊，眨眼间就陷到地下面去了！唉，地震后又发洪水，这叠溪古城，就彻底完了，成了这些‘海子’。我们山里人传说，阴风惨惨的日子里，还听得到海子下面的冤魂野鬼在号哭呢！”



叠溪是历代边防要塞。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时这里曾设蚕陵县，唐代设翼针县，明洪武十一年（公元 1378 年）为叠溪千户所……我绕到较场乡后面，见有一块两三丈高的巨石，当地人说这是“点将台”。点将台一带保存了阿坝州最好最多的石刻造像，山壁上唐、宋、元、清各朝代摩崖石刻，多为佛教造像，栩栩如生，是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有的石刻还看得

叠溪古城旧貌图（徐吉廷绘）

清有“大唐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冀州知州立”、“大元开国忠顺公玄孙刘上、万户刘文远引兵至此”等字样……

没有疑问，至少汉朝以后，叠溪已是兵家必争的边陲重镇。古叠溪城还有名为“龙池晓日”、“玉垒洞”等胜迹，如今在荡漾的水中还可辨别出洞名题字“万壑一天”的石刻横匾。

叠溪城扼川西平原通松潘草地及青海、甘肃交通要塞。唐贞观时筑城规模较小。明洪武十一年（公元 1378 年）御史大夫丁玉（他被封为平羌将军）征战此地，下令筑城高一丈，周围有三百九十丈长，有四道城门。

我又走到一个叫“玉石板”的地方，看见有因风化模糊难辨的诗碑，有一首清乾隆三十年（公元 1765 年）成都副都统托云之诗：“山中野鹤飞何处，石窟犹存宝帐图。古代战场指点在，汉关要塞杳然无。腰镰稚子横牛背，唱晚归樵觅酒炉。等说总戎零鸟阵，夜深鬼语不相呼。”

我读罢诗碑，很感到这诗是有点鬼气的“恶谶”，好像已预料到繁荣太平的叠溪城将遭大难……

为弄清楚千年叠溪古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查阅了许多旧资料，请教了研究地震的朋友，采访当地人……花费不少心血，叠溪古城眨眼间桑田变沧海的惨烈画面，活鲜鲜地浮现在我眼前！

张县长亲历惊心动魄的大地震

1933 年 8 月，一个头戴博士黑礼帽、身穿长马褂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来到叠溪镇，他背后还有个背枪的士兵。小镇宽阔的石板路两旁，有很多鳞次栉比的商铺、饭店、栈房，吵吵嚷嚷分外热闹……镇上的人，有穿破旧汉人服装的，有披厚重羌





地处山凹中的叠溪古城
(路得·那爱德[美]摄于1911年冬)



叠溪古城(局部)

藏民族长袍的，还有戴大盖帽身穿黄军服的军人。他们都恭敬地向中年人行注目礼，有的还弯腰点头招呼：“张县长，您好！您好！”

这人就是当年川军28军“屯垦督办公署”负责人兼茂县县长张雪岩。他礼貌地点头微笑还礼：“你们好！你们好！”张县长这次是到叠溪古城镇“视察”，他了解到：镇上有房270

所，本地人口577人。城中一条繁盛街道上有饭馆10余家，旅店6家^①。

川军28军军长是邓锡侯，当时他还兼任松潘县、理县、茂县、懋功县、汶川数县的“屯垦督办公署”的督办。因为叠溪位置重要，地邻黑水入江之处，多族杂居，又是汉、藏边界地区……邓锡侯特别看重此地，在镇上专门设有公安局，另外还有驻军一连，处理纷争事变。

张县长走到小镇尽头，山川形胜尽收眼底：叠溪城面临岷江、背枕高山，城为斜四边形。城墙由片石及土砌成，城门洞与月城用大青砖砌成。城中还有城隍庙、观音殿、武庙、吉祥



四川
往事

千年古城瞬间消失

寺等建筑，有“楼台亭榭”、“龙池晓月”等名胜……张县长念着前人赞誉叠溪的句子：“‘溪水森森直千寻，一城号蚕陵。雉堞参差雁齿横，尚有蜂衙蝶市，酒肆茶亭……’真是个好地方！”

由江岸到叠溪镇的一段上坡路，弯弯曲曲约5公里。面江处悬崖峭壁巍然矗立，山上没有树木。陪同的叠溪王镇长对他说道：“张县长，那半山上有小洞穴，洞口有洗脸盆大，也不晓得有多深……如果有人向那洞口乱甩石头，立刻就会浓烟上冒，直冲天上，很快又结成黑云……眨眼间，那黑云又变成小冰雹乱七八糟坠下来，要是躲避不及，常常被那密密麻麻的冰雹打伤！张县长，这样的怪事，你信不信？”

张雪岩笑起来：“你说这些，我原先还真不相信，以为是野叟玄谈罢了。嘿，上次我亲眼看见28军驻这镇上的一个士兵，他也以为那是‘打胡乱说’，向那洞口乱甩石头，果然惹发此事，弄得天昏地暗……连长骂他‘龟儿不信邪，乱惹祸事’！结果关了他两天禁闭！”

王镇长忙说：“这深山野沟，怪事确实多！镇上好多人还常说：‘夜深人静时，能微微听见地下有哗哗的潮水声呢……’”

张雪岩先生后来回忆说：“以上情况表明，可能其地下已被江水入浸、土石疏松，地质早已发生变化，一遇地震，即行坍陷了！”

张县长从叠溪回到县城没有半月，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令国内外震惊的大地震发生了！

当天中午过后，正在办公的张县长突然听见有种声音，先是若有若无，慢慢由远渐近，终于发出一种有如万马奔腾的吼叫声，又似大海里狂涛巨浪冲击而来的潮声，大地开始剧烈晃动……直觉使张县长一跃而起，慌慌张张地从县衙里跑出来。“屯垦督办公署”、县衙里的人也几秒钟内不约而同奔出屋，不



少人跌跌撞撞走不稳，沿路倒在地上，又相互搀扶挣扎着爬起来。从天而降的巨变使他们呆如木鸡，讷讷说：“咋个？咋个？老天降祸事嗦？”

张县长等人正发呆之际，眼睁睁看着县府一长排横屋，“哗啦啦”一阵巨响而倒！所幸人都跑出来了，无人受伤。县府人员吓得或蹲坐或趴下，胆小者周身筛糠般直抖。

张雪岩先生后来回忆：县衙中有3株古槐为明末清初时所栽，粗壮得要10人合抱，此时却从树干到树枝四面“呼呼呼”怪响摇晃，就像无数面旗帜在飘舞……再往远处张望，只见四山浓烟齐冒、尘雾迷空，天昏地暗，轰轰隆隆之声不绝于耳！

“哎呀，该不是火山爆发啊？！”“天啊，莫非红羊大劫难，我辈末日已到了！”县衙平坝中，平时衣冠楚楚谈笑风生的科长、职员们，不少人竟呜呜大哭起来。

过了一阵，奇奇怪怪的声音稍平静，日光山色也可看清。此时，张县长却听见全城房屋倒塌声不断，哀号呼救声不绝。众人只觉“世界末日”到了，肝肠俱裂、面面相觑！又过了好一阵，大地不再摇晃，众人才可站立、行走，报灾者也乱糟糟跑到县府……

张县长忙用电话询问各乡镇，“喂喂喂”乱吼一通，却无人回声，估计线路都断。直到第二天，张县长令电话员分道抢修，南至威州、汶川，电话通了，晓得此路灾情不重。而北路电话员刚行10余里，见高山与大河连成一片，已无路可通，才知道茂县以北叠溪那边出大事了。

叠溪城瞬间陷落

又约隔一星期，难民翻山越岭络绎不绝逃难到茂县城里，许多人衣不蔽体、缺手少脚，惨不忍睹。终于，从地震最剧的



四川
舊事

千年古城瞬间消失